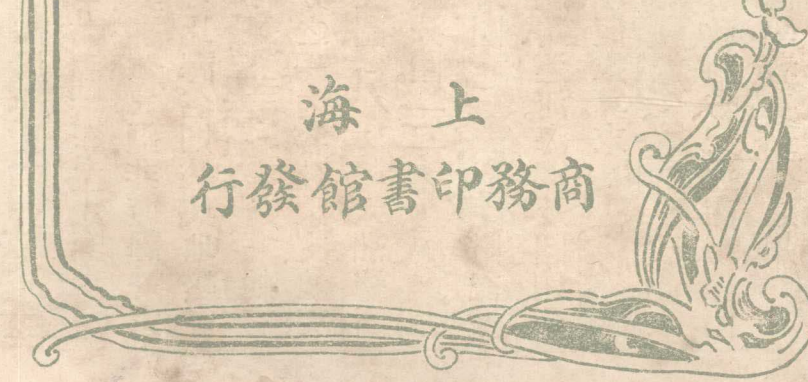


譯 林
書 叢 說 小
編 五 十 第

說 小 言 寓

錄 渠 軒 外 海

海 上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教 育 小 說

天 笑
生 編

埋 石 棄 石 記

二 角
五 分

是書專描摹小學教師之模範以貢獻於青年界。凡學校諸君洵宜亟為購閱以端本身作則之法也。

偵 探 小 說

小 本

七 醫 士 案

一 角

是編述七醫士沈迷科學專以解剖生人為實驗行試驗之計不顧人道莫此為甚。迨奸情破綻。皆就刑焉。世之滅絕人道者可鑒矣。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初版

(海外軒渠錄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原 著 者

英國狂生斯威佛特

譯 述 者

閩侯林 易紆

發 行 者

商務印書館

印 刷 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 售 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一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序

余蟲有知覺時。卽聞長老言。人之至小者。無若焦僥國民。最長者。無如巨無霸。則受而識之。稍長。讀列子。乃知東北極有人。名曰蜉。九寸。郭璞圖讚。焦僥極麼。蜉人惟小。其證也。洞冥記。末多國。人長四寸。獨異記。李子昂長七寸。廣志。東方有小人。如螻蛄。撮之滿手。得二十枚。則較焦僥小而又小矣。河圖玉版。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洞冥記。支提國。人皆三丈三尺。又佛長一丈六尺。小弟阿難。與從弟調達。俱長一丈四尺五寸。至防風國人。則身橫九畝矣。余不知較之長狄僑如何似。僑如長五丈。然則富父以戈椿其喉。富父之高。亦將二丈有半矣。是均荒渺不根之談。惟余在浙西時。所見之小人。則確二尺。鬚蓬蓬然。林迪臣先生。方守杭州。疑術者以藥縮之。將加審訊。尋亦弗果。而徐清惠撫閩時。曾攜長人。可丈許。短後荷戟。汗浹其背。余方十歲。親見之於南台市上。合是二者。則焦僥與長狄之說。又不爲無據矣。私念歐西非實聞確見。必不恣爲妄語。第不知有是謬說否。及譯是書。荒渺竟有甚於

列子諸書者。其言利里北達。則六人納之一囊。其稱大人國。則御膳必陳一鯨。遂令觀者捧腹。吾國之書。敘是怪誕。特數語錯見而已。葛利佛所言。長篇累牘。竟若確有其事。嗟夫。葛利佛其殆有激而言乎。葛著書時。敘記年月。爲一千七百餘年。去今將二百年。當時英政。不能如今美備。葛利佛佗僚孤憤。拓爲奇想。以諷宗國。言小人者。刺執政也。試觀論利里北達事。咸歷歷斥其弊端。至謂貴要大臣。咸以繩技自進。蓋可悲也。其言大人。則一味稱其渾樸。且述大人詆毀歐西語。自明己之弗勝。又極稱己之愛國。以掩其迹。然則當時英國言論。固亦未能自由耳。嗟夫。屈原之悲。甯獨葛氏。葛氏痛斥英國。而英國卒興。而後人抱屈原之悲者。果見楚之以三戶亡秦乎。則不敢知矣。

皇帝光緒三十二年三月望日閩縣林紓畏廬父序於望瀛樓

海外軒渠錄卷上

英國狂生斯威佛特著

閩縣林紓同譯

長樂曾宗鞏

第一章 記苗黎葛利佛至利里北達

第一節 葛利佛敘其生世 述其行踪 碎舟於礁 得生至岸 及利里北達

見囚於土人

葛利佛曰。余父居英之納汀穹。微有居積。余其叔子也。少壯納於肯布勒伊孟紐學堂中肄業。則年十四耳。讀書其中三年。余勵業頗摯。以學費巨。家不中貲。不能以兒戲浪擲時序。顧亦不能持久。遂舍其業。復至英倫中良醫柏忒斯家習醫。於是又四年。吾父時亦賜余少貲。余卽以此貲。私習行舟。並治數學。此爲遊歷家所必需者。余心自念。此後必以浪遊自擴其胸次。不復鬱鬱居此矣。四年旣畢。余歸省吾父。父悅。復賜資。及余季父約翰。與他戚畹。咸有所賜。綜得金鎊四十。衆尙許余。年予三十鎊。

資余客於利登之間。余之居利登也。習格物學。凡二年有七閱月。卽以此資爲客行之助。業畢將歸。時余師柏忒斯遠道以柬見招。助治所業於白燕軍艦。船主曰阿伯拉罕。督隊曰邦尼。余與處可三年有半。遵海道兩至利犁。歸後。決計居倫敦。依金師師戒余勿出。薦巨伐病人。授余施治。余乃賃小宅。而居於老樵里。里中有人慇懃。予與室女麻利巴東成婚。麻利者。爲轆肆主人之仲女。居新城街。余得粧資可四百鎊。而吾師逾二年逝矣。余上下無交。又不得吾師匡拂。事業因之中廢。而余之族兄弟。又不循軌法。余身益踽踽。無所麗羣。季亦不吾親。乃與吾妻及一二契友商酌。將變業爲海賈。兼爲瘍醫。於是海行者六年。往來於東西印度之間。六年中少得餘羨。閒中輒研究名人著作。無論古今。均一寓目。積書乃無算。且余每至商埠。恆閱察物情。兼習其語言文字。余腦力尙佳。咸能記憶。及後此海行。遂及否運。乃倦遊不復出。欲長守吾妻。取家庭之樂。遂自老猶太街。遷居刑曹之巷。亦稍稍結納海賈。冀得以商業自振。顧乃無成。盼望者三稔。後始遂吾志。此時有羚羊商船。其主者曰威廉布。

利加此船將放洋於南海之伯利斯多。

英商

時爲一千六百九十九年五月四號。出

海。海行良平善。余亦不復詳敘。今但簡舉其詞曰。自伯利斯多直趣東印度。道中遇颶。乃飄泊及於溫治猛大陸之東北嚮。自天文中驗之。在南緯三十二度二秒。船人以用力過度。眠食皆失。死者十二人。即未死者。亦懾懾欲盡。時爲十一月五號。其地乃爲初夏氣候。殊也。天霧如墨。舵工言。前有頑石。去船僅一百碼。而風力狂掣。直推吾舟。碎於礁上。生者僅六人。余其一也。乃急下舢舨。趣海。勿令與巨舶同盡。划舟可十咪外。格不能前。以余輩精力。至此已盡。乃趁浪力上下。忽北嚮。狂風大至。俄頃舟覆。同伴五人。及大舶中餘人。至此均不可問。以余意度之。必盡付波臣矣。余身則爲浪所激。拍浮而前。余稍縱其足。仍不見底。此時神木色朽。瞑目待死。已見風颶稍息而足。已及灘。少須。至一崖際。崖亦未廣。然灘行可一咪。始至崖。以時計之。可夜中八句鐘。更行半咪。乃不見有居民及廬舍之屬。余自念。爲力已罷。精神頹憊。眼前有物。亦不復覩。然余離船時。惟少飲布蘭地。水中沈浸既久。益以溽暑。遂倦極思臥。幸崖

中生小草。溫輒可愛。余乃沈酣。以時計之。可九句鐘以外。醒時。天已遲明。余思欲試起。顧不能動。蓋余之寢時。實以背就地。覺時。似有人縛我。杙之於地。余髮至濃密。且長。亦一一加以杙。櫛余覺身中。似有綿縷。周縛日光。暴烈光力。射及余眼。余聞有微喧之聲。集耳際。而四無所見。但見蒼昊。少須。似覺有動物。集余左股。而此動物。忽徐徐近我。胸次。至於頰下。余強以目視之。生物實人類。高不逾六寸。左弓而右矢。俄而可四五十輩。厥狀如一。余大愕。不禁大號。號聲一發。羣小皆遁。後此羣小告我。如聞雷聲。自胸上傾跌而下。死者數輩。余聲止。復集中。有一壯士。冒險力前。視吾面。舉手向天。似贊歎狀。其聲清越。作飛基拿地葛五字。衆聞此聲。乃人人覆述其語者。數余亦若解。其意想讀吾書者。知余此時。心甚怔忡。無主。強力思起。而羣繩皆立斷。左腕已脫。杙略能迴面。見羣小人。縛余之法。乃極力自脫。覺亂髮爲杙所縛。亦立解。余首動時。羣小皆辟易。欲追捉。亦莫及。但覺羣聲嚶嚶如蟲鳴。久之少止。似其中有一人大呼曰。東沽弗納語時。有數十百矢。羣射余手。似針鋒刺入毛孔。且有無數仰射天。

空自空。反振而下。猶歐洲之仰炸彈。尙有餘矢。及余面。余以手格之。此時矢雨稍止。余大呻。乃極鼓動圖釋縛。縛垂釋時。而羣小復集矢於余。且以矛進。幸余身著輭皮短衫。矛鋒弗入。因思際此紛擾中。求生之法。不如甯靜爲佳。乃弗動。至於經夜。余此時左腕已釋。本可自由。然患死不敢與抗。以見狀觀之。此羣小必大集。陸軍與余爲難。此時彼輩見余沈寂。亦不縱矢。但聞人數逾多於初來時。在余左耳之外。可四碼聞丁丁琢木聲。可一句鐘似鳩工製作者。時余髮縷縷爲彼所杙。轉面觀之。彼中製架可尺五似飛樓。觀敵者左右懸二梯。樓上可立四人。中有一輩似貴人。嚶嚶類讀祝文。余竟不能審其隻字。惟此人未讀祝之先。乃大呼者三曰。蘭咕嚕地哈森。此數語後。羣小咸釋以告余。余始知之。樓中人語後始讀祝。讀畢有五十輩及余前。力斷余繩。余首能右轉矣。見此讀祝之人作勢似與余言者。其人類中年較彼三人略修。三人中有人後引其裾。其裾較余中指略長。餘二人則左右扶掖似社會中演說之大儒。余觀其意似作勢恫喝。余已而又作溫慰狀。繼而又作憐憫狀。作慈愛狀。余亦

以語報之。似自承其降伏者。乃舉余左手。指天示引。天爲證。且示以饑餓之意。余胃火大熾。饑不能忍。而外象所呈。實不能自制。雖示饑於人。於主客之禮。未洽。顧已無如之何。但時時以手指口作乞食態。樓中人曰。赫古。赫古者。後此始知爲其中之勳爵至貴也。赫古似知余狀。乃發令引長梯於余胸際。時有百餘人登梯爭奔余口。負載食物云。奉宮中詔旨。備糗餉余。余見此肉食中。似有數種生物。但莫審其味。似股脛。腰髀之屬。調和甚美。狀類百舌小翅也。余一張口進數物。咽麵包三丸。丸如小洋槍彈子。衆如投物於坎。乃大奇異。以爲不測。余食後求飲。猶以爲未足。衆爭努力取巨筩授入。余手啓其封。余一口盡一巨筩。筩中酒未及半兩也。味如巴甘地小酒。而較巴甘地爲甜。衆進第二筩。復盡之。渴而更求。衆乃弗予。爭上余胸跳舞者數呼曰。飛基拿地葛。斥令去巨筩。呼余臂下人趣避。曰。波拉密弗拉。余知旨。乃引手取酒筩。擲之空際。衆復大呼。飛基拿地葛。余夙意將抓取胸上人數十人。擲之於地。顧又念此爲非禮。且不能悉毀其人。矧旣已引服。作如是強橫於理。尤弗協。遂釋然與之敦。

睦且思入彼客卿之列。復念此。淺淺者。乃敢履余胸上。不患巨靈之掌。足以取擲之。其人亦云。勇矣。移時。衆見余已飽。尋有一勳爵。似天潢貴冑。徐登余左股。嚮余面而前。侍者可十二人出。詔懷中至余目睫之前。讀可十分鐘。怡然有詞。况但不知其所。指然顯者語時。面恆外嚮。似將運致余於城中。云已開議院。必致余闕下。始可。余略以意答之。且引手爲勢。示貴人。以手指身及足與手。示之求釋。然舉手時。防將貴人車馬從者。觸跌。故引手絕。輕余作勢時。此貴人似悟。亦以手示余。言卽致余城中。亦必加以囚拘。又示余以勢。言食飲皆足。加以殊禮。余此時復怒。力欲蹶起。而羣矢復集。余手背均痛。以舊創未痊。新矢復集。且大兵。鬻至。余不得已。示以手勢。聽彼所爲。赫古聞言。及其從者。與余敘禮退。其狀至適。赫古去後。衆復大呼曰。柏倫西黎。呼後有無數人。爭集余左。去其杙。余得側身便旋矣。其溺汪洋。衆復大駭。不知其所以然。大呼。四奔。聽此狂流猛逝而去。時余膚上尙集矢無數。衆爭拔之。塗以油。油氣芳馥。體頗輕逸。加以飲食。厥狀如初。因而復睡。逾八句鐘。已而始知御醫加迷藥於酒中。

令余昏睡。蓋余來時。宮中已聞。朝議處余如是。適余正酣睡。而迷藥之部署。亦在宵中。余心服此。中人之有智勇也。然人固智勇。爲狀亦陰險。滋不願吾歐之。君臣效之也。雖然。余不擇地而臥。設此中人以矛矢相加。在勢亦可立殞。惟清醒時。則此輩良不爲吾敵耳。土人算學頗佳。工藝亦精。殆其國主鼓勵臣民。故能如是。余深偉國主之有學。尙能製機器。作廣車。輪轉巨材。尤能以意爲兵輪。長者至於九尺。卽以地產木材爲之。船成。卽以廣車載出三百碼以外。入諸海中。時國主調木匠五百人。及工程師。製絕巨之機器。此機器離地可三寸。長逾七尺。廣逾四尺。爲輪二十二。余明日醒時。此機器已至。高與余臥地之身齊。惟彼用何術。足以升余於機器。則不可知矣。但見羣小樹木材八十株。株可一尺。備以舉余者。每株各繫以繩。及木棉布條。縛余頸臂殆滿。選精壯九百人。引繩而株上。且疊疊加以轆轤。徐徐升余於機牀之上。縛束尤固。茲事均後此告余者。時余飲酒極醉。乃昏惘不省人。耳聞駕車者。以內廐駿馬一千五百匹引車。馬高可四寸有五。引余入闕。闕距海濱約半昧。余行次可四句

鐘。余醒而車適停道次。有少年人欲覘余異。立登機車。至余頰上。中有巡警兵。弁以矛刺余鼻。余乃大噫。此二人引矛後。即立奔。至三禮拜後。始詢知大噫之故。乃爲矛也。是日復行。至夜。左右衛士凡五百人。束炬引弓。備余倔強。迨近城可二百碼。日已逾午。國主率臣僚出郊迎余。其中大將切諫國主勿冒險登余胸際。時車停處。得一古廟。此廟爲國巨觀。以前此國變。大行誅討於廟中。國衆爭視爲污瀦之地。不祠神於此矣。廟中遷徙一空。余車止時。國衆即謀館余於是。廟扉北嚮而闢。門窗可四尺。廣亦二尺。以勢度之。余僕身可入。第須作獸行耳。廟門之左右有疏櫺。去地可六寸。廟左有曠地。國主特遣鐵匠製九十一條小鍊。其狀似歐洲女士鍍鍊。衆卽以此鍊鎖余左股。且以三十六鎖鑰之。廟之對字可二十步。有高礪一。高近五尺。礪上國主率諸朝士臨視。此蓋後來衆人見告者。衆言居民集觀者可十萬餘。而邏偵之兵亦萬餘。兵衆至時。爭以梯登余胸際。國主立下嚴旨。更有以梯級登余胸者。死無赦。嗣聞匠人啟王言鎖此巨人。必無術足以自脫。乃盡去余縛。余起悲涼萬種。殊爲生平。

所未歷。而居人見余起立。高可矗天。而驚駭之聲四達。雖有筆墨。亦不可以狀。鎖余之鍊。長逾二碼。縱之可以週行半規圈地之內。尤繫鍊端於四尺之門內。可以出入自如。

第二節 利里北達皇帝暨其貴近大臣來觀葛利佛 敘皇帝及廷臣性質 皇

帝勅宿學大臣授葛利佛以本國語言文字 帝悅葛利佛和藹乃大加寵賚 皇

帝以大臣檢視葛利佛衣囊 葛利佛佩劍及手槍咸爲居人載歸府藏

余此時覺已起立。乃四週環矚。自念生平作客於人國。殊未嘗加我以囚拘。靜觀其國。園囿繡錯如置棋。而田畝經界。畝可四十方尺。似種繁花。雜樹蒙密。高低相間。其最高之樹可七尺。蓋彼通國中之最高者。余左顧得一村。村中景物。似戲園玻璃壁所繪山林之狀。余在此數點鐘前。爲天然之力所逼。竟昏昏不能自視其身。既醒。則怔忡憂悚。不知所爲。思極惟有入室偃臥爲得。既入即闔其扉。引足拖練而行。週矚廟庭。遂息於地。余生平作如是偃臥。實第一次耳。讀吾書者。當諒余至此。不能不作。

獸臥境偏我也。自是日起。遂晨起。吸取天氣。即鍊條所及之地。閒行自適。而遲明。供御之物。卽紛沓而至。有二侍者。以車輦食飲至。雖得飽。然殊不欲懣懣囚拘於此。以終吾身。脫余不思淨潔之境。固亦毋恤。顧平日懷清履潔久。卽亦不能不思。苟用此以處情竄之兵。則轉以囚拘爲適。以長日偃臥。仍可得食也。明日。余啓戶出。吸天氣。皇帝已夙至。騎馬嚮余。其馬絕神駿。馬胸極博。似經訓練者。皇帝威稜。馬亦若解事。爲之宣暢於外者。帝巍然踞鞍。至余前。立宿衛。奔集受纁。皇帝下馬。仰面觀余。大加稱歎。趨起不敢卽前。忽下令御庖及侍食者。賜余食。飲爭以廣。車載至余足之下。其肉食十車。酒漿亦如之。此二十車中物。余一啖盡。二三車肉。十車肉立罄。乃復啓其佳釀十筩。筩中纍纍均小瓷瓶。每車置一筩。余一口盡一筩。十車酒亦立罄。方余食時。王后亦在。並東宮及內宮之人無算。且副以命婦。均遠遠列坐。觀余食飲。方列卿至時。咸集朝。皇帝。皇帝天表玉立。較羣臣爲壯碩。望之儼然。且威毅無倫。其唇絕似奧大利亞人。鷹準而豐下。作橄欖色。矗立弗僂。肢幹雄整。動靜均中規矩。且端重。年

鬢正近中歲。聞已御宇七年。七年中恆得大捷於隣境。余時方臥地。以面就之。皇帝近余頰。可三碼之遠。故觀之歷歷。且皇帝近余腕下。登吾掌數次矣。余始知其爲帝也。帝御服修整。與歐亞二洲之俗相參。冠黃金之盔。鑲以寶石。頂上翹鳥羽。出刀於手。用以自衛。謂余少忤其意。刃且立下。刀長可三寸。柄飾亦華貴。均以金及鑽玉音妙發如琴。楚楚入聽。而內人及命婦咸盛粧。衆所立處。如歐人裙幅中所鑲花繡者。瑩炫照眼。帝絮絮言。余亦答之。竟不能通。而輩中尙有教士律師。余蓋以意揣度而得之。似奉朝命咸來面余。余歷舉各國方言試之。如上疇。下疇。臘丁。法國。日斯巴尼亞。意大利。林高亞。佛蘭卡之類。語之仍弗曉。如是二句鐘。帝及廷臣咸退。以巨隊之巡警衛余。蓋防下等社會挑釁於余。故嚴防之。以彼細民。必以親余顏色爲快。尤有無禮者。至以利矢相加。余坐以觀之。而矢仍時集。中有一矢幾中余左眼。巡警大臣怒。下令縛六人。寘余掌中。令余罰之。隊中人如令縛囚。以矛驅近余身。令余得引手拾取之。余乃取置右手之上。納五囚於衣囊中。其第六人。余張口作勢欲吞之。

掌中人作怪聲而號巡警大臣狀亦甚悲余又從囊出小刃則掌中小人尤震余笑而立釋其惑蓋出刃者釋其縛非殺之也且徐徐置之地上囚大悅而奔余次第出囚於囊一一釋置地上而居民聚觀大悅似許吾仁即廷議亦大嘉許晚時余復匍匐入廟臥於地上如是者二禮拜之久此二禮拜中皇帝傳詔爲余製巨榻合六百楊材聚爲一榻輦其零星斷片至余宅合之又集一百五十人所臥之衾材絕長補短裁爲大褥可八重余臥之直不見其厚余所居廟地板絕光滑與臥褥無異也此外尙賸毡毯之屬頗供余用是時新聞遍其國中而富碩之翁頑陋之民咸罄村而至至於罷其穡事弛其家政設非朝廷累下嚴旨禁勒國民之生業墮矣詔書謂凡村民已見此巨人者務卽歸勿濡滯且不令更至巨人所居五十碼之內若必欲觀者必赴外務部領取執照且須照費因之至者良不易卽朝廷亦時時申論求所以安置余身之法後此有貴胄之人告余余始悉之言君臣聚議至以爲難良不知所以處置又言苟令之自由則飲食更鉅國家儲備一空國且奇荒有言必餒余令死